

悠悠我心

壹·

少年都有个本领，

长辈忠告，

都可以当作耳边风。

电视荧幕上，一个政客面容肃穆地说：“民主，指公众不可能得到期望中一切，但是必须在制度内尽力而为，带来改进。”

这是一间病房，四周放满名贵花束，很明显，中年男病人已在此住了一段日子。

他面容瘦削，双眼已失却神采，干涸嘴唇紧闭，似还剩下最后一丝意志，他鼻孔插着氧气管，一动不动，坐在轮椅上呆看电视。

电视上那政客，本是他竞争对手。

终于，他吁出一口气，熄掉电视机。

在这里躺了个多月，他们不知道，他已悄悄贮够药物，令自己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，身体健康部分，则可

全部捐献有需要人士。

他在等待的，也是一颗心脏。

等无可等，医生釜底抽薪，先用一枚拳大机械泵，置入他胸膛，暂时操作。

机械可运作一个月，之后，他生命是未知数，一个人是否勇敢，在这种时候可以看出。他平和地与医生说，他不需要再次复苏，他只接受肉心，如不，让他平安过渡。

医生拒绝作答，他已做好准备。

年轻漂亮的看护进来，又出去。

病房门虚掩。

他已拒绝探访，听到别的病房有亲友进出，他略觉后悔。

可是，想见谁呢？他有两个前妻，却不想打扰她们。一直没有子女，健康之际又不愿看生育科医生，坚持没有毛病。

他毫无牵挂，只剩下几天了。

刚想把轮椅挪到窗前，忽然看到一只小小红色皮球自门角滚进。

皮球，今日的孩子早已放弃这种原始玩具，连坐婴儿

车的幼儿都夸张地按着电子游戏机。

这是谁？

有人在门外轻轻问：“对不起，可以进来拾球吗？”声音稚嫩，分明是个小女孩。

还有什么不可以的。

他清清喉咙：“请进。”声音沙哑，连自己也吓了一跳。

门推开，一个十一二岁小女孩笑着轻轻走进。

他倒是一怔，从没见过这样秀丽的小脸，皮子雪白，天生蛾眉，大眼明亮，梳双辔，穿一条淡蓝色裙子，白袜漆皮鞋，打扮文雅，谈吐得体，他自心里喜欢。

“球在这里。”

他轻轻拨过去，小女孩弯腰拾手中：“谢谢你。”

她轻轻走回门边，本来，这次邂逅应当结束。

但小女孩忽然转过头，这样说：“不要不高兴。”

他抬头：“什么？”

小女孩微笑：“今天傍晚，医生会带好消息给你。”

他不禁好笑：“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病人？我在等候一颗心脏。”

啊，不对，怎可如此唬吓小孩，他立刻后悔：“去，

回到你家长身边。”

小女孩微笑，走近，凝视他双目：“你会得到一个少女的心。”

他被她碧清双目镇住。

“你会活到八十多岁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这时走廊有人叫唤：“球球，你在哪里？球球，我们要走了。”

那女孩拍拍他手臂，转头走出他的病房。

“啊，你在这里，与谁说话，不可打扰病人。”

声音渐渐远去。

他踌躇，这漂亮的小女孩好不奇怪，她说什么？幼儿反过来安慰他。欸，不知哪家有那么可爱灵巧的孩子。

他觉得疲乏，渐渐睡着，心想：如能一眠不起……

不知过多久，病房忽然走进大堆人，“醒醒，向先生，醒醒，准备进手术室！”

他睁开双眼。

医生对着他咧开嘴，自内心笑出：“我就知道事有转机，绝处逢生，这番看我妙手回春。”

看护补充一句：“向先生，我们得到你要的心了。”

他震惊，作不得声，脸上一片茫然。

“向先生，你还来得及九月参选。”

服务员推着他的轮椅，像飞一般进入升降机，直往手术室。

他目瞪口呆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他离开病房之后，看护在他枕头底发现一批药丸，她叹气，摇头，“英雄只怕病来磨。”静静把药丸收起。

走到家族等候室，看到情绪辅导员正安慰一位垂泪的中年妇女。

“令爱遗爱叫人永志不忘，将有七人因她捐赠的器官重获或改进生命，叫大家感动。”

中年妇人抬头问：“谁得到她的心脏？”

“一位向先生，他重获生命后将竞选检察部长一职。”

“呵，我可以见他一面否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“见到他，也如同见到女儿一样了，那是她的心脏，他们说，细胞会有记忆。”

另外有亲属聚拢，辅导员轻轻走近看护。

看护低声说：“向先生得的，是一颗少女的心？”

“是，十九岁，车祸，脑干死亡。”

两个年轻护理人员呼着气缓缓走开。

八个月过去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

那叫球球的小女孩，已经开始发育，并升上高中。

她的母亲胡太太是一个开明的职业妇女，在天文馆任职，半个科学人员，立即置了大量生理卫生书籍及影片，与女儿一起解读。

胡球问：“可以邀请女同学一起否？”

“各个家庭想法有异，己所欲，亦不可施于人。”

“外婆也这样教育妈妈吗？”

“外婆已算得文明，只含糊其辞说些表面现象。”

“你说那已很难得。”

“我不能明白。”胡太太忽然发起牢骚，“这有什么难以启齿之处，人体天生如此，一半成年人拥有的器官，另一半人都看过，我不是说大家就该天体，但正像呼吸系统、消化系统，及血液循环系统一般，越解释详尽越好。”

胡球轻轻说：“我们说到——”

胡家人兼保姆及管家进来说：“琴老师来了。”

星期天还是胡球学习小提琴的时段。

胡太太与丈夫一同看电视新闻。

胡先生这样说：“不如改学其他乐器，每周末我听到球球走调尖刻琴声就觉得受罪，太太，毛骨悚然啊，分明一点天分也无。”

胡太太叹气：“但老师说勤有功。”

“天分者，乃天生才华，学不来借不动，根本无须努力。”

“胡说，天分指对学习有不断的兴趣，不怕吃苦。”

“胡夫人，我俩意见分歧。”

这时电视新闻吸引他俩注意。

“——向明以塌坡式压倒性票数赢得当选本届检察部长一职，他的竞选团队说：这是一项奇迹，一年前向明因先天性心脏病住院，医生认为他生存机会只得十个巴仙^[1]，今日，他站胜利台上，向手术医生及护理人员致谢，在他右边的女子是向氏的什么人？呵，是捐赠器官给他那名少女的母亲！哗，感人肺腑，在当选后才披露此事倍见风度，他不靠同情票数……”

胡先生啧啧称奇：“一点也不像病人。”

[1] 巴仙：港话，百分之一百或 100 percent（粤语译音为 per- 仙）。

“现场人人泪盈于睫。”

“西医科学发展令人满意，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^[1]，已可换心，试想想，剖开胸膛，切出心脏——”

“现在还差人工孵殖器官四肢，还有脊椎科神经——”

“非洲儿童仍患痼疾呢。”

这时胡球走进会客室：“噢，他气色好多了，外表年轻十年。”

胡太太诧异：“你什么时候见过这个人？”

“他的头发也长回来了。”

胡先生说：“他年纪并不大，才三十六岁，堪称年轻有为。”

胡太太笑：“他有一颗非常年轻的心。”

琴老师唤：“球球，你还得练琴。”

老师离去以后，胡球要求放弃学琴。

胡太太捶胸：“太没出息。”

胡先生咕哝：“改错名字，胡球无求。”

胡球笑嘻嘻：“我就知道我不会弹出成绩来。”

[1] 上世纪六十年代：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。

“学琴为着培养文化，并非要上台演奏。”

胡先生问：“你是预言家，你还看到什么？”

胡球取起母亲的茶杯，佯装解读杯底茶叶，用女巫似的沙哑口气说：“我看到胡球庸庸碌碌快快活活过一辈子。”

胡先生笑得翻倒：“那你未来的衣食住行全归父母了？”

胡太太没好气：“还笑得出。”

“噫，球球会未卜先知，那是一项难得天赋。”

这时女佣又来通报：“先生，有人送礼物来。”

“嘎，谁？”

一个年轻女子微笑恭敬说：“我是向明先生助手土井，我送糖果给胡球小妹妹。”

“胡球，你出来一下。”

胡球站到门前。

那年轻助手意外：“你是胡小妹妹，竟长这么高了，简直是小少女。”

是，女大十八变。

送来那盒巧克力，足有枱面^[1]大小，红色丝绒心形盒

[1] 枱面：意为桌面。

子，像是那种情人节送女友的重礼。

另外半打小小红皮球，正是胡球惯常握手中用来减压那款。

胡太太忍不住问：“向先生怎么认识小女？”

“他说卧病期间在医院遇见小妹妹，在他最低沉的一刻，她鼓励了他。”

有这种事！胡太太大奇。

“向先生本应亲自上门道谢，又觉唐突，故叫我走一趟。”

她放下礼物离去。

胡先生把女儿叫近：“球球可以把经过说一下吗？”

胡球笑答：“我一看就知道他可以活到八十多。”

她捧着糖果回房。

胡太太问：“我们几时去过医院？”

“年头往^[1]探姨婆，曾带球球同往。”

“姨婆已不在人世。”

“球球越来越怪。”

“嘿，都说到十五六岁，举止将如外星人一般。”

[1] 往：这里是“去”的意思，香港用语习惯，后文多同。

“我会郑重期待那一天来临。”

那样正常父母，胡球算是性格奇特。

她躲在房间边吃巧克力边读《福尔摩斯全集》，身边还有一本魔术大师的《胡典尼传奇》^[1]。

胡太太说：“糖吃太多无益，”把大盒抱走，“书本字样太小，近视会加深，欸，已经五百度。”

少年都有个本领，长辈忠告，都可以当作耳边风。

耳边风，这三字不知由谁首先启用，真叫胡太太佩服。

“妈妈，福尔摩斯的侦探理论是：把所有不可能因素剔除，剩下的，无论多叫人意外，便是真相。”

“我们该温习没有，测验将近。”

“妈妈迄今未能接受我不会是一个 A 级学生。”

“球球，多读一遍，即可晋级。”

“我也完全不觉得为何要辛辛苦苦取得最高分。”

胡太太忍不住讽刺：“学校不幸没有福尔摩斯这一科。”

这时计算机叮叮响，表示有小朋友找胡球聊天。

胡太太气极找自家朋友喝茶去。

[1] 胡典尼：哈里·胡迪尼，Harry Houdini，原名埃里克·韦斯，Ehrich Weiss，匈牙利裔美国魔术师。

晚上胡先生说：“我收到帖子，那位向先生邀请我们一家三口到就职礼晚宴。”

胡太太迟疑。

“我给了一小笔捐款，礼貌推辞。”

胡妻松口气：“我家不惯与名人来往。”

“他随即唤助手询问可否参加私人饭局。”

“你怎么说？”

“我说改天再约。”

“他应当明白我家无意高攀。”

“当日球球到底对他说过什么，真是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”

“球球也答不上来。”

“这一袋又是小姐新衣物？”

“又长高了。”

胡球自己不觉，也不像其他少女爱特别挑选衣饰，母亲给什么穿什么，这是她极大优点，胡球永远不会穿露脐裤或小背心。

她的白衬衫卡其裤成为标志，长发仍然梳成辫子。

她读女校，校舍隔壁，有所英童男校，那些金发蓝眼

的少年已经注意到胡球清逸秀丽。

“大近视，戴宽边镜时分外有趣，长臂长腿，低头疾走，心无旁骛，与其他女生不同，她的校服裙特长，遮住膝盖。”

“那是女校规定长度，别人一放学就把腰头折几折，裙脚挪到大腿上。”

“向她要电邮，去。”

他们接近她，轻轻拉她发梢，“球球？”拦住路，“一起吃冰激凌？”

旁边女同学咕咕笑，胡球让开，不出半句声，急急上车，由母亲接走。

胡太见女儿不接受搭讪，亦觉放心。

胡先生有别的想法，“这样不擅交际，会做大龄女否，总要结婚呀。”

这叫胡太想起历年身为人妻的委屈，而所有女子必有怨怼，这样说：“结婚有什么好，非结婚不可？结婚保证女子快乐？”

胡先生噤声。

胡球生日到了，向氏办公室又送来鲜花糕点。

胡太太对那漂亮助手说：“无功不受禄，不好意思。”

“小朋友收些零食不妨。”

说得也对。

“向先生好吗？”

“多谢关心，他工作繁忙，可是精神上佳，最近关注校园欺凌事件，不知胡太太怎么看？”

“凡是欺凌，必有一方面强势，另一方弱势，并非公平纷争，必须禁止任何人以对方种族、服饰、宗教、贫富或样貌上任何区别而施加欺凌。”

助手意外：“呵，胡太，立场清晰。”

“胡球初中有同学取笑她四眼，我曾到班上亲身质问那个学生。”

“现在还有人歧视同学四眼？”

两个女子都笑。

“请问向先生怎会知道胡球生日？”

“他是检察部长。”

“是等于律政署主管？”

“他是主管的主管。”

“啊。”

胡太太悄悄把蛋糕送到慈善厨房。

“哗，好大一只红丝绒蛋糕，谁，谁十三岁快乐生辰？”

胡太太不作答。

隔天胡宅迎来客人。

那是胡球的表姐与他男朋友。

表姐有一个十分悦耳的英文名，叫晴朗。

她与英俊的男友贴近坐，像结婚蛋糕上那对小小人形。

胡太太说：“大学毕业了，可是找工作？”

“我往爸证券公司做助手，从头学起，他到纽约升读硕士。”

“那是何科？”

“纯美术。”

胡球一言不发，静坐陪客。

表姐迟疑一刻这样说：“家父的意思是，最好他与我一起工作，明年结婚，这美术系嘛，压后再说，或是不读也罢。”

胡太太非常客气：“艺术无价，国际上次等名画亦以千百万计。”

那年轻男生高兴起来。

他们不久说有事告辞。

胡球问母亲：“晴朗来干什么？”

“表婶叫我看那小青年可妥当。”

“一眼看得出？”

“成年人观微知著。”

“那妈妈你怎么看？”

“不妨，女家有妆奁，爱嫁谁都行。”

胡球微笑。

胡太太纳罕：“咦，你又怎么看？”

胡球低声说：“他不会回来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他不稀罕晴朗的妆奁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无须占卦、算命、求签，只需把不可能成分剔除，余下便是真相。”

“你是小孩，目光清澄，你说说看。”

“年轻人虽然没有露出不耐烦样子，但明显心不在焉。他双眼看牢自己双手，或是鞋子，要不，调校手表，他腕表有两个针盘，一个拨在美国东部时间。他心已经飞出，